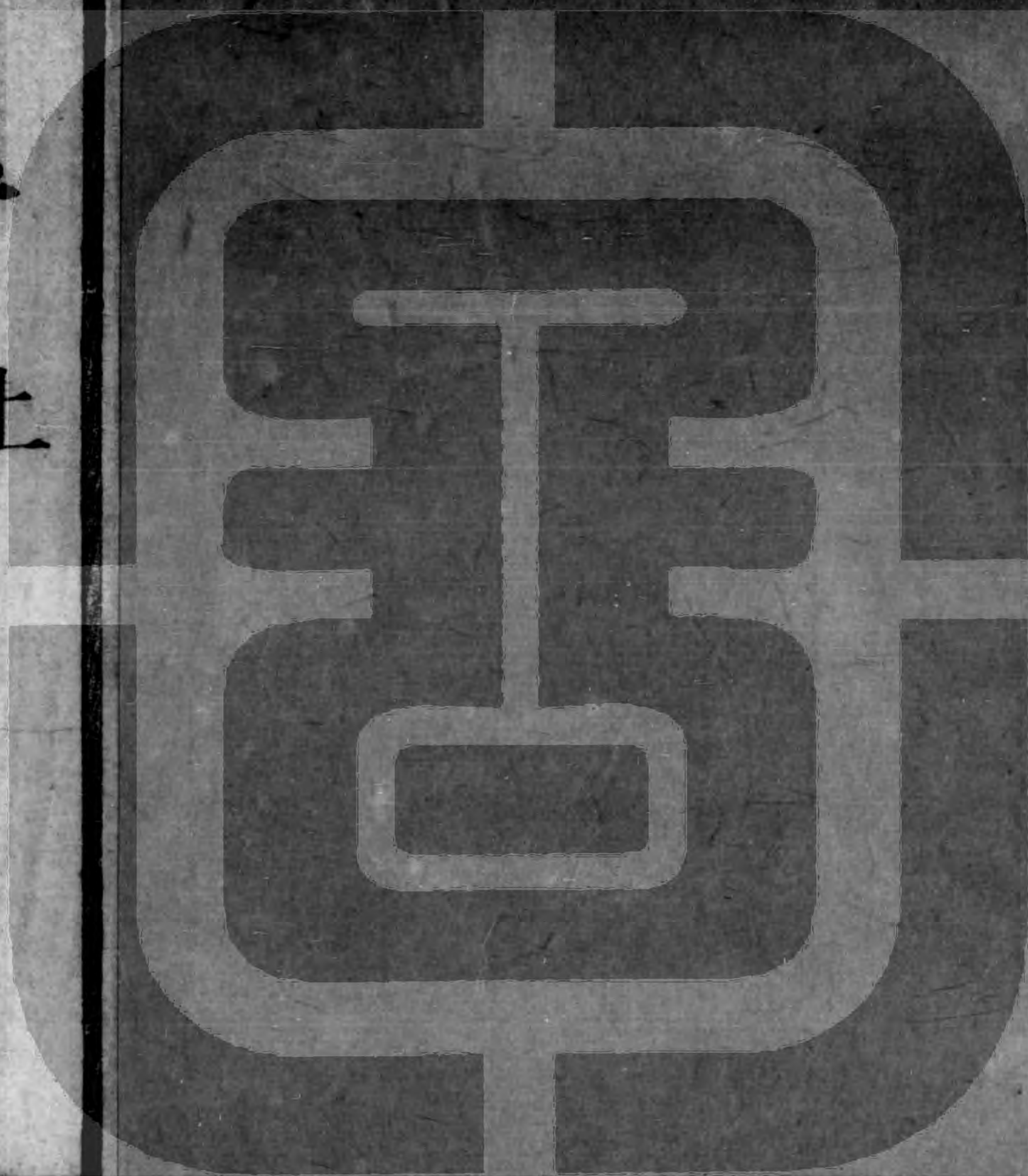


中庸外傳

上



中庸外傳上

明江寧顧起元著

天命之謂性一語子思突然揭千聖傳心之密義以告人實開古人所未開之口也程明道謂注中庸者開卷卽錯而子思實已自爲注出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是也天也者形之名也命也者宰形者也夫旣曰天之所以爲天則命乃天之所以爲命如所謂天得一以清無名天地之始者也人知人之有性而不知卽天之所爲命人知天之

中庸外傳
賦畀人者爲命而不知天之所自爲命者與人之性無二體也子思明指天之所以爲天則天命二字已無餘蘊矣又何煩詮解之紛紛爲哉

了得天命之謂性一語始知此身非爲軀殼渾然一天也視爲天明聽爲天聰言爲天憲動爲天行不變易而已脫凡胎無階級而早登聖域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有無總是異名賢聖皆爲過影頓超宇宙之外獨爲造化之師李翱復性書云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性者天之命也何謂率性之謂道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于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

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

焦氏筆乘云率其性斯道至矣而戒慎之恐懼之何居曰性之靜非離情以爲靜也而不知性者常倚于情夔夔齋栗不敢雜一絲焉所以慎之也慎獨矣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卽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經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

影事是也曰動于情矣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性可爲情而情未嘗不性也

李中溪云天命之謂性命有長存不滅之義言性者長存不死之物也心意非其倫也蓋心意緣物而起物去而滅其名爲識虛假之物也性則物來亦不起物去亦不滅了然常知迎之不見其始尾之不見其終其名曰知真實之物也率性謂道言頓悟此性也

修道謂教言漸悟此性也頓悟誠而明知至也漸修明而誠致知也知性則知天天道也修身以立命人道也

又云或問寂然不動爲性之體感而遂通爲性之用然則感屬心乎曰否心則爲物所動已涉情識有通有塞此感乃性之覺未涉情識故無所不通所謂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是也聖人應物寂而常覺覺而常寂故曰普物無心順事無情寂然者澄湛自得無意必固我之生故曰不動感通者物來

順應無思惟擬議之留故曰遂通皆未涉心意識以前事趙台鼎脉望有云觀聖賢正心洗心盡心廢心之說則心之去性也遠矣噫此中庸語道所以言性而不言心也與其

穆玄菴云率性非謂循也韻書之訓率字者多矣其曰自也正此率字之義蓋率者自然之辭非用力之稱循則遵其跡矣非自然也今人凡言任意爲之者謂率性如此而已可見非有心之稱故自性而行之謂道言性之自動也是由性而行也如孟子所謂由

仁義行非行仁義程子所謂私意未萌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也

江公望云正性無性非無性也謂空無自性也若有自性愚常愚不可以爲智智常智不可以爲愚狂常狂不可以爲聖聖常聖不可以爲狂乃至仁義禮智但具其一卽異其三如木石水火不能互用矣惟其空無自性故常移于所習習者學之謂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書曰習與性成孔子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習至于成斯不移耳然亦曷嘗不可移哉書曰

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無他在一念克與罔爾克與罔習之謂也性非有狂聖也狂聖非終不可移也性如空焉無相貌無聲臭無小大無廣狹以寶綵飾之而空不受飾亦無所加其飾也以糞穢汚之而空不受汚亦無所加其汚也是故以聖智飾性性不增以狂愚汚性性不損語性之正敦兮若無名之樸湛兮若九淵之止水已耳四者雖不離性而有而性豈有是哉天得之而高地得之而厚萬物得之而生且育皆吾性也不可謂之性也性無名見于

事與物然後名生焉天地人物誰不有性指天地人物而爲性性不受也真性無性爲智爲聖爲愚爲狂咸成于習非正性有此區別也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性無間言相近疑若有間有間非全性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之命爲人之性如以器貯空小大異形所貯無非全空人之性也以習言之智愚異稟所具無非全性故曰性相近也率之又率習知益知習愚益愚什伯千萬不可爲算故曰習相遠也所謂不移亦爲習貫自然堅不肯易者言耳

若使終不可移與書所謂罔念作狂克念作聖不已異哉聖人之言各有攸當故曰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皆指習性而爲性非正性也然則曰誠曰氣曰心曰神曰道曰天曰命與性一邪二邪曰非一非二如空如日日未昇則空光顯日旣昇則空光滅以謂全是日也非無空光以謂光自空也非無日色七者于性殆亦如是名雖不同其體則一所謂轉名不轉體爾合而言性則濫析而言性則枝不合不析正性乃見彼諸子語性皆未通聖人相近相遠不移之旨各

局于見豈真言正性者哉正性一毫不可加損習而至于聖人猶有習愚未除一切事一切物起惟性起滅惟性滅性非起滅也若有一毫未盡皆謂習性故全性之習了忘性用全習之性念念起滅非大聖人孰能與此

古人自思孟而外論性者多矣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卽詩烝民之旨也其言甚粹然與子思天命之言有辨有儀則卽與無方體異也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性與情果相待邪孝經緯曰魂者

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性與情果相對邪韓嬰曰卵之性爲雛不粥不字則不成爲雛繭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絲與扶成之意同所謂以人性爲仁義者耳趙岐謂性情相與表裏啖助謂情本性中物岐不免以情與性分助不免以性與情合卽陳希夷謂情爲性之影亦似有幾微之失焉轉而語之謂性爲情之形也可乎若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

性其義愈粗而去天命之指愈遠矣甚哉性之難言也又曰至道無非教也教之爲言效元命包云天垂爻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之爲言效也愚謂修道者不能率性則修之修之復其性而止下文所言戒懼致中和皆修道事也卽此便謂之教鄭端簡古言云教卽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愚謂聖人說性說道便是說教學人復性以致道便是行教若能透性宗則時時處處無非至道卽無非至教矣故

曰天道至教風雨露雷無非教也旨哉言乎

謂人在道中猶魚在水中猶二之也二則可離通身是道通身是水則須臾離之不可得矣一絲有間卽隔萬山一息不通便岐千古釋氏謂之剎那子思謂之須臾要知細閱幾微方可大明終始

不覩不聞卽隱微非二體也戒慎恐懼卽慎獨非兩心也人皆謂不睹不聞便同虛無寂滅似于法說斷滅相矣不知不睹不聞雖若隱微實則見顯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天下孰有見于隱

中庸外傳
顯于微者哉一念不起鬼神未知周流六虛森羅萬象獨之所以爲神也雖欲弗慎烏得而弗慎

心致云戒慎恐懼是人性自能如此非于人性上添一物也周公繫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朱子以九三性體剛健故有乾乾惕厲之象此盡性之事龍德之學也愚謂不于人性上添一物便是真戒慎真恐懼纔添一物便涉睹聞有物可添卽是不守自性不爲顧諟天之明命矣

解獨爲已所獨知于學者煞有下手用工處然已亦一獨知也人亦一獨知也人不及知我之知我謂之獨我不及知人之知人亦謂之獨矣然則人我分而獨之體已角立而成偶卽人我合而獨之體又矯亂而不分則如何而可名獨哉法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莊周云彼是莫得其耦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殆庶幾可以形容之矣
大學語誠意在慎獨矣而必先于致知中庸言慎獨不言意又不言致知豈有遺哉性者心未萌也心一萌則爲意意者心之影也知乃性所自知了乎心而

中庸外傳
九
非心之所了意之發也能使心爲其所障而不能障
知人但全其不慮之知不億不逆之先覺卽知不期
致而自至矣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了了常知而
萬念不能緣一物無與對此所以爲莫見爲莫顯所
以謂之獨也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正以標此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
謂以知知而知反爲所隱矣君子行乎萬物之上而
不慄而惟戒慎恐懼以慎乎此正以獨之知神毋容
自欺也嗚呼非明絕待之真心者孰能與于此哉

一喜怒哀樂耳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節則謂之
和非有二也所謂水之與波濤但轉其名不轉其體
也如言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非有二
也所謂金之與鑲印但變其形不變其質也如是故
未發不言無旣發不言有其未發也如空谷之無聲
其神不死其發也如大塊之噫氣其本不生以爲無
也無而非無以爲有也有而非有蓋能有一切物而
自非有故不必拂有以取無能無一切物而自非無
故不必斥無以尊有中和安有二也彼觀妙觀微仍

中庸外傳
是對立之名見色見空無非一合之相必如夫子之
空空然後真性迥然而常斷之見融生滅之情盡矣
文子曰道者生有無之總名也程子曰大易不言有
無言有無諸子之陋誠然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已將惟微道心一語
道破矣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從方位時候量度計算
詎能加于喜怒哀樂未發之上哉古聖賢爲此一事
極力形容財試名言心口俱喪虞廷謂之曰中孔門
謂之曰仁猶龍氏謂之曰玄牟尼氏謂之曰空同出

異名其歸一而已矣知中之爲名也而遂泥如何是
中以求之猶是認指爲月之流未許真能見性張橫
渠云所以難命辭者只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嗚呼
知言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也寤而無思寐而無夢非惺非昧
非有非無記所謂人生而靜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中
之謂也發而皆中節也如鏡見象如谷應聲不卽不
離不增不減詩所謂順帝之則易所謂感而遂通者
和之謂也惟聖人洗心退藏于密率性之道所以不

中庸外傳
離于須臾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慎獨之功所以不迷
于見顯不于見顯不龜山有云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
于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于
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子所謂出怒
不怒則怒出于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于無爲亦此
意也紫陽深闢之以爲是以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
時其心漠然同于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
爲皆不出于中心之誠矣此語殊不得龜山立言之

意龜山所言正大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何思何慮之謂也豈欲漠然同
于木石哉人所思爲無有不出于心者而心之本體
原只無思無爲卽憧憧往來寂然不動者自若卽無
思爲亦不同于木石此所以謂之中爲天下之大本
也如紫陽之論心旣已漠然矣不知姑示如此之形
者誰爲之示乎旣云能示則不得言木石旣如木石
則必不能示反復推求不可解矣然龜山孔孟之論
亦自未融若論未發之中何待孔孟卽常人一切慟

中庸外傳
喜中何嘗不自若特不能反觀其體遂至心爲物化
失其發而中節之和反以自迷其中不肯認耳

焦氏筆乘云成性存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肫肫也
而待衆形之雕淵淵也而供萬有之酌浩浩也而中
一曲之用故謂之本循性而動其動也止故謂之節
不處聖而增不在凡而縮不此通而彼塞故謂之達
天地位萬物育或以爲致中和之實事或以爲致中
和之極功大儒臚傳此說久矣愚獨謂中庸一書唯
言理不言事唯言本體不言功效所以爲盡性致命

之極談也今此位育云者蓋謂人未能致中和祇謂
中和是一人之性情于天地之位萬物之育不相關
能致中和始知成乾成坤盡人盡物同一根原同一
樞紐天地之位位以此萬物之育育以此知天地之
化育贊天地之化育所性有之非待有所作爲非待
有所充拓也若如向者云云則自開闢以來天地之
位萬物之育久矣豈待有致中和之人而後然卽三
代而下能致中和者幾天地何嘗有不位萬物何嘗
有不育之時邪

中庸外傳
焦氏筆乘云中中和何以致也曰中中和性也而無以致之則遠覺之所以致之也兵法曰致人而不致于人此其喻也致虛致道致曲致知皆至之也曰中和也而待致乎曰中和而惡于致也則道何以言修哉致與修非力之也覺而反其本之謂也易曰知至至之此之謂也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是性也其在上則名天其在下則名地其中處則名萬物皆我之性也人不知性所謂肝膽楚越也而惡乎位且育人復其性所謂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也而

惡乎不位且育蓋有方則封畛立有體則小大生神無方故彼卽我我卽彼也易無體故小卽大大卽小也未嘗分異隔閡而自然達乎神明盡性之極也余聞之師曰學各有蔽流各有波猶一陽之必至于剝一陰之必至于夬其勢則然無足怪者道至執中極矣而猶有小人之中庸苟爲眩于名而不察且將以其學術害天下後世故財舉中庸之學便嚴君子小人之防謂天下有君子斯可語中庸小人則與中庸反矣君子之中庸也以戒慎恐懼之工夫全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本體終日思而無思終日爲而無爲情無所繫見無所偏如亥子之交初非剝復如龍蛇之蟄惟是坤藏時時立大本時時居正位時中也真中庸也小人何如哉不知觀其未發之中遂妄越夫皆中之節物一交卽偏而不反習旣久且假而不歸卽稱量比校自詭于執中而試反而從其隱微照之違惟微之道心從惟危之人心犯命之所忌而不知憚者固已多矣不亦較然與中庸反哉嗚呼學術之難言也粗言之未有以無忌憚爲中庸者精言之或有

以中庸爲無忌憚者其理甚微其幾甚渺非辨之至精將差毫釐而繆千里彼胡廣之流正無足論也王龍谿有云爲善有忌憚做不得真君子爲惡有忌憚做不得真小人此等抑揚尚須揚摧君子之當仁不讓可得謂之無忌憚乎小人之厭然揜惡可遂謂之有忌憚乎刊削枝葉直究本根披剝膚皮直窮骨髓君子小人心可知而中庸之學始無所溷矣變和而曰庸鄭注庸常也章句增一字而曰平常言常則圓言平常則滯草廬輯粹云庸者常而不易之

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爲庸蓋如此老子曰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中庸其至矣乎此一句直喝到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正應此句言中庸之至也知至至之鮮能者久豈惟民哉愚不肖毋論已竭天下之賢智審擇服

習于其中而窅然如故也中庸之不可能也意惟聖者能之乎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斯已矣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意聖不徒聖也有聖之聖而爲至聖者誠爲至誠德爲至德斯道待斯人以行始可以凝此至道耳苟不固聰明聖智而達乎天德非聖之至也知且不能安望能哉蓋此一中庸也睹聞有所不能及思勉有所不能加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半塗而猶廢卽聖人之聰明睿知仁義禮智照臨四海與御十方至此亦且洗然一空廓

然無倚而退藏于密直求諸太初之始太易之先聲
臭之微泯絕無寄始可以冥合其本體耳中庸之至
如此可易能哉語道至此自本自根徹上徹下無餘
蘊矣語學至此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無餘事矣天下
之道術終于此矣嗚呼中人以下之人可以語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何時此何界其寤而無
思寐而無夢之際乎愚不肖者失之于夢賢智者失
之于思所以不是不及便是太過去中皆遠君子而
時中偏其反而不遠而復不墮一偏則正位居體此

道之所以常自明常自行也

纔說賢知便是過纔說愚不肖便是不及道真不行
不明邪道之于人也猶味之于口也賢智愚不肖羣
然飲羣然食此味曷嘗有毫髮增損于其間哉甘苦
酸醎之異有不知者無舌者也呶呶而噍鄉鄉而飽
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矣師曠之識勞薪易牙之
辨淄澠知衆人之所不知非味獨呈于二子之舌也
衆人昧然而二子曉然也然則賢智何嘗過邪愚不
肖何嘗不及邪道何嘗不明不行于世邪

中庸外傳
外賢知愚不肖而後可以求中外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而後可以言中中曷嘗爲賢知愚不肖而有增損哉過者自過耳不及者自不及耳未發之體居其極者自如如是斯可以語中取知愚賢不肖之知與行者裁而求其無過不及以爲中此正子莫之執中非子思之所謂中也

于人所不屑問者而問而且好問于人所不屑察者而察而且好察隱惡而揚善似有分別而實無分別也執兩端而用中似有取舍而實無取舍也真見塵

砂瓦礫皆爲至寶隨取隨足何必盡出于帑藏之申真見芻蕘工瞽皆是師資可法可傳無一不入于罍錘之內玩此一段曾次翁受敷施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光明洞達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稱之大智不亦宜乎

罍獲陷穽人世之危機也吾以爲機之危毋若人心之危人心之危又毋若自心之危也兵莫憐于志鏌鏘爲下故老氏曰慎毋撻人心雖然此機不立彼機不生不爲禍始人未有能危我者也是一念之不謹而

以慾殺身一念之不忍而以忿亡身一念之自用自
專而以裁及身一念之自炫自鬻而以術隕身一念
之好進好夸而以權死身恬禍爲福狎險爲夷自鋤
命根冥然罔覺世孰有危于此者哉彌天置網遍地
張羅不踐其機不逢其害方寸之中乍起乍伏苟卿
所謂矢來無鄉莫知所辟者也故辟人世之罟獲陷
穽易辟自心之罟獲陷穽難君子了知自心之惟危
也戒慎恐懼毋問世途可矣

罟獲陷穽在不學人則有欲障在學人則有理障欲
障固未易破理障尤不易除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
見之謂之知不知立于四通之宇而以見自封不能
超乎萬有之緣而以法自縛彼其望而不脫溺而不
出亦何以異于罟獲陷穽者哉民之生動之死地者
十有三人之可辟者何其多于魚縣獸檻也噫可懼
也已

夫子之語回者多矣曰不遷曰不貳曰不惰曰如愚
曰屢空曰不改其樂曰無所不說回蕭然一無事人
也此獨以得一善拳拳服膺爲言何邪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性也善根于性不以心之操
舍爲存亡何所不得而云有得又何所有失而云勿
失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抱而不脫是進趣法非究竟
法也意者猶在請事斯語之時非心齋坐忘之後乎
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得一善而服膺猶未
能止于至善也是以夫子惜之也

宇宙古今自有難成之事難履之險難割之利然究
竟仍有能之者如天下國家豈終不可均乎白刃豈
終不可蹈乎爵祿豈終不可辭乎雖真能均之者必

伊呂之才蹈之者必責育之勇辭之者必巢許之高
亦以其原有可均之理有可蹈之地有可辭之義也
若中庸可能乎哉天之命也天且不能何況于人性
之率也率本非能能于何有是一切夫婦日用飲食
共知共由處而實則無可擬議處是一切賢聖大捨
身命朝聞夕死處而實則無可湊泊處信乎其不可
能也然則又何以言惟聖者能之哉聖人非能中庸
也依中庸而已矣道中庸而已矣回之拳拳也擇乎
中庸而已矣舜其大智也與用其中于民而已矣不

中庸外傳
能其不可能所以爲聖人妄意其可能而以能能之
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道雖人人有之而學道乃大丈夫之事須是富貴不
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方
可擔荷此事所以夫子曰吾未見剛者剛則能勝人
之所不能勝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具此力量始能自
勝其私自忍其性于道始有相當稍有一毫柔情弱
志便牽係徘徊不能一力向前承當此件大事矣故
中庸語體道而載子路之問強以此

而所當強乃自勝其情以貞于性故于人之所易流
易倚難于挺拔鎮定者一不爲動而窮達死生之變
無嬰乎已也此與老子所謂自勝曰強同若老子之
旨則專在致柔其言曰柔勝剛弱勝強是謂微明文
子釋之曰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惟天下之至柔馳
騁天下之至堅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其
旨與夫子所謂強哉矯異矣
和而不流者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
私有障百川之力焉中立不倚者譽之不勸誹之不

沮象山之峙而不爲動有莫四維之體焉有道無道
不變者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如龍之潛躍而確乎其
不可拔浩乎其不羈有齊窮通一死生之守焉

曰國有道不變塞矣而又曰其言足以興乃知時止
時行者良之良背所以進于光明曰國無道至死不
變矣而又曰其默足以容乃知無咎無譽者坤之括
囊所以遠夫疑懼故夫商山四皓淮陽一老雖人主
嘉其遯而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其仁不足稱也李業
仰藥王嘉伏劍雖當世苦其節而介如石不終日其

智不足稱也

中庸何以言依也如形影之相依同作同止無爲而
實無不爲如心息之相依同喻同嘖欲已而自不容
已且近察于須臾之頃何暇遠希乎後世之知且密
貞于元會之交何能顯畫于半途之廢

遯世豈易言哉出世住世出世閉戶塞兌和光
同塵不與物異而物莫臻其方示與人同而人莫窺
其際將等于天之藏壑或象諸龍之在淵不惟外剗
其述世之名抑且內秘其遵道之跡知我者希則我

中庸外傳
三
貴矣悶且無之何悔之有
珠藏而潤玉韞而輝錐處囊而其穎必穿燈闕帷而
其光自吐君子何以使人不見知邪依乎中庸盡性
之學也語其體則不睹不聞語其至則無聲無臭所
謂道心惟微者也理爲微理故學爲微學言爲微言
自非知微之君子目擊而道存必且交一臂而失之
矣文中子論藏用云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
事求如是而後爲依中庸之至也第曰藏名息影自
全已耳石隱之士能之何必聖人

言費隱開下文廣說之端焦氏筆乘云喜怒哀樂皆
性也舜之孝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九經三重之
施爲皆喜怒哀樂也則皆性也而惡能淺深之子思
虞人之異觀之也而發其端曰費而隱費非待隱而
立也隱也者言乎費之妙也彼曰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若言其一實不免于二之矣又肇論云用卽寂寂
卽用用寂體一同出異名更無無用之寂而主于用
也是以智彌昧照逾明神彌靜應逾動豈有異哉因
是而推之全用是體全體是用卽微是顯卽顯是微

中庸外傳
未發不昧已發之真已發不乖未發之本微妙同得
真妄兩冥蓋卽萬物之芸芸處已得歸根之門非離
百慮之憧憧時別有何思之路

以爲不可知邪愚夫婦與知者何物以爲可知邪聖
人所不知者又何物以爲不可能邪不肖夫婦與能
者何物以爲可能邪聖人所不能者又何物言其大
也憾且不滿于天地言其小也察又不漏于鳶魚莫
大于天元氣可幹而此莫能出其外而載者莫小于
塵鄰虛可枿而此莫能入其內而破者橫亘四維豎

綿三極捫之無首循之無尾君子體之則是非情盡
小大見融卽唱隨具領乾坤闔闢之機視蟠際不異
日用飲食之事故造端夫婦者布之八方而不見其
不足察乎天地者歛之一刳而不見其有餘

王端毅石渠意見云夫婦可以與知能行似言費聖
人所不知不能似言隱天下莫能載似言費天下莫
能破似言隱愚謂聖人不知不能言隱似無可議以
小莫破言隱則難通矣且此章只是平鋪說道之費
而隱卽費卽隱原不得分此爲費此爲隱也若如所

中庸外傳
云則大莫載者似言費而天地有憾察乎天地又似
言隱矣總之說費處卽是說隱處凡可以言言者卽
非隱也以小言隱于義亦自未圓不如渾淪爲妙耳
費隱而下普及治人事神之事禮樂法制之文似涉
有爲應跡困知勉行之學思誠致曲之功似涉有作
工夫與首章不類薛君采所以疑其爲第二義之談
也不知中庸所爲盡性至命豈一于無爲而絕學哉
體無以御有而因卽有以歸無循本以修末而因卽
末以會本乃彌見至精之所變者無粗至一之所慮

者無百也故有儀有式總是爲而無爲有証有修總
是作而無作起心上之經綸經綸乃自心之名象修
性中之問學問學卽自性之津梁孰謂其爲第二義
哉糟粕煨燼無非至教洒掃應對卽是聖功纔起異
心便乖至理故真見性者不見二不見二者亦不見
一見有二與一皆未了之談也

張子韶讀道不遠人爲一句人之爲道而遠爲一句
人不可以爲道爲一句曰道之在人初不遠也爲之
者遠之耳故繼曰人不可以爲道吾固知道之不可

中庸外傳
二五
爲也道而可爲則智者以巧能者以敏勇者以力辯者以言皆可謂之得道然而至于決智而巧無所用竭能而敏無所施勇已疲而無所肆其力辯已窮而無容其言則固有愚而不智魯而不能懦而不見其勇木訥而不見其言者往往得于心齋悟于一唯而處衆人之所惡與夫近仁之說者皆無事于爲者也人又可以爲道乎哉

因人謂道爲遠于人故說道不遠人又因人謂忠恕爲遠于道故說忠恕違道不遠道不遠人人渾然一道矣以人治人者去其遠人之爲而道卽在此外更不容有所增也忠恕違道不遠忠恕渾然一道矣不願勿施者勿其拂人之施而道卽在此內更未嘗有所減也

服勞奉養未孝也大德受命繼志述事聖人之所以爲子鵠矣奔走承順小忠也不敢自用不敢自專不敢生今而反古聖人之所以爲臣鵠矣徐行後長恒悌也和樂且湛父母其順聖人之所以爲弟鵠矣合志同方面友也順親有道反身而誠聖人之所以爲

中庸
友鵠矣

曾子有言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繁而行寡者人也
日益之而不足者行故以不敢不勉勵之日損之而
有餘者言故以不敢盡制之此豈屑屑焉檢制于言
動間哉戒慎恐懼不離道于須臾則發皆中節動與
性一矣將觸機而發自無有餘任性而行更何不足
素訓見在此借喻釋雖然未盡也見在可以訓位不
可以訓素素字有味見在字無味以素爲見在謂君
子見在其位而行可乎袁坤儀疏意謂如平素之素

富貴貧賤一時之遇冥冥之中有素定者存焉君子
視之有若固有之若將終身之意此意似勝可以補
章句未盡之旨

徐士彰原旨云易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象曰素
履之往獨行願也則知素位而行爲不願乎外矣蓋
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斯謂之素又列子曰太素質之
始也質故不以外飾內也

非特不驕而已被紵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可謂
素富貴行乎富貴矣非特不諂而已飯蔬食飲水曲

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可謂素貧賤行乎貧賤矣豈獨之蠻貊而可行哉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可謂素夷狄行乎夷狄矣豈獨履虎尾而不啞哉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可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矣
怨生于求求生于願願生于不自得自得則願止願止則求息求息則怨銷此通乎富貴四者而言也鄭注以上位屬富貴下位屬貧賤正已屬夷狄不怨不尤屬患難鑿矣且人之不自得也豈直拂逆而戚戚哉富貴之人夸則汰侈貪則征營卽懼禍灌園與好

名讓國皆不免爲富貴動也郭象所謂見存乎小大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物累耳

吉一而已而凶悔吝處其三富貴一而已而貧賤夷狄患難處其三存其一而絕其三造物之所不能尸也屏其三而守其一賢聖之所莫能度也惟自得則行乎自然之塗而動與吉會不却乎倘然之遭而燕處超然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卽湯之夏臺文之羑里無以異乎紫極玄堂也豈爲貧賤夷狄患難失其性命哉

世路之寬平不爲君子設也君子平其心則畏塗皆爲康莊矣豈必拱默乎一室之內哉波流爭靡而居其極者自如其俟命也若主夫客之郵中而常不去來固無忻往亦無怨矣世路之嶮巇亦不爲小人設也小人不平其心則平地皆爲坎窞矣豈必困頓于九折之坂哉擇地閉影而伏于莽者方與其徼幸也若游于羿之彀中而有不中失之若驚得之若驚矣天下之事未有無所自者識其所自然後入之有門求之有道而不至有先迷失道之凶謂君子之道無

所自邪遠自邇高自卑喻言也所重在必有自不重邇與卑也卽妻帑之樂兄弟之和皆自父母之順來而自可類觀矣然道果何自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也天命之性一切萬理皆自此出生自此建立自此歸根自此復命如老子所謂天地之始萬物之母衆妙之門故曰天下之大本此實是不睹不聞莫見莫顯者求道不自此尋求辟如徒思高遠不自卑近毋論千里九級終至杳茫卽今舉足下足先無着落矣然此處難以言語形容故卽夫子之論鬼神者

使人深思而自得之識所爲不見不聞體物不遺隱之見微之顯未發之爲大本者真實如此非是虛無寂滅之談故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方便雖有多門歸元實無二路不自此求之總說玄說妙皆是異端行義行仁皆爲義襲矣故大學首言止所以合于知終中庸中言自所以開其知至

盈天地皆鬼神也彼實與人物同往來吹息于元氣之中其雜然而共處也如千燈灼影同在一室燈中有影影中有燈一一互形一一攝入兩不相礙兩不

相知苟人但能見燈不能見影耳孰知其爲德之盛也哉正明目而視之而不可見也傾耳而聽之而不可聞也而天下之物有一處遺鬼神者邪有一時遺鬼神者邪蓋用物者或當其用之所廢則可遺體物者非亡其體之所存欲遺之而不可矣試觀天下之人悲慎其齊戒潔盛其衣服以承祭祀當其時洋洋乎如在上如在左右平日所不見者至此若或見之平日所不聞者至此若或聞之此孰使之哉是以抑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蓋灼見夫鬼

中庸外傳
神往來不測之幾呼喻相通之用與物爲體炯然難
欺非徒爲是影響之論也然則天下孰有微于鬼神
者乎又孰有顯于鬼神者乎所以者何惟天之命於
穆不已人得之而爲人物得之而爲物鬼神得之而
爲鬼神一實理也故徹入于形聲之中不爲臭腐冥
合于耳目之外不屬神奇誠不可掩固如此夫此鬼
神之德所以爲盛也嗟乎斯言也可謂盡鬼神之情
狀矣世人聞不踰聲見不超色語及鬼神多言幻妄
彼蓋知夫有用之用而不知夫無用之用也寒暑二

氣誰見其形而其熱焦火其寒凝冰中于肌膚潛于
金石世之不見不聞而體物者衆矣又何疑于鬼神
哉君子觀隱微之見顯而思慎其獨亦徵之鬼神而
已矣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家語曰
人生有氣有魂氣者人之盛也夫生必有死死必歸
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
至也說鬼神莫辨于此矣其曰不語神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何也夫子嘗語子貢矣吾欲言死者之有

中庸外傳
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者之無知
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其義幽玄固非言詞
所能措耳然而旣曰游魂爲變則其出沒幻化安得
謂無形無聲如王充楊泉之論一歸寂滅邪且伯有
之爲厲也子產言其用物弘而取精多彊死爲厲實
沈臺駘之祟千有餘年索而祀之如目邁也彭生之
豕人立而嘯號之將亡神降莘野載在左史臆臆言
之後世若滄池之遺璧以讖祖龍蒼狗之搢掖以摧
呂雉徵諸史冊炳烺如斯固知賈生之前席不爲亡

稽于寶之搜神非真語怪矣乃太史公未燭其理而
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夫旣有物矣又何得
言無鬼神哉獨怪夫後世溺于巫覡者侈少君之方
崇宛若之祀信越人之術事張魯之魔誕漫不經媻
昏可恥以致方正之士鄙而不談賢智之言距而不
信然誠不可掩理用昭然沈有履竈有髻水有罔象
丘有峯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理之所有人不
得無固其所也明道謂伯有別是一般道理不言有
無橫渠考亭直以二氣良能至而伸反而歸爲言則

中庸外傳
是言有鬼神矣特屬于氣而非有物不亦與大易游
魂爲變之旨不類邪果若所言則是世間所祀之鬼
神但有其名非有其實第有祭之誠心原無享之實
事而從古聖人所制杓祠烝嘗之禮皆屬彌文犧牲
珪幣之供皆爲靡費裸將酬獻之事皆是縟儀福善
禍淫之說皆成戲論矣彼義旣非此義亦墮闕幽明
之正理傷仁孝之大經懈追遠之誠開慢神之罪可
乎哉爲此說者不過欲絀佛氏輪迴之義耳昔邢邵
與杜弼共論名理邵以人死還生恐是爲蚘畫足弼

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
後何獨致怪又季札曰骨肉下歸于土魂氣則無不
之斯乃形墜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
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此則輪迴之理灼然不疑又
有謂人死必有鬼者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日將充塞
天地間矣不知自開闢以來形聲之類化化生生不
聞逼塞虛空充滿宇宙何況鬼神之體無形與聲止
是魂氣降升何繇致其充塞又幽明一理可以類推
人物之消息旣然靈爽之盈虛亦爾故人死而爲鬼

中庸外傳
人之死乃鬼之生也鬼生而爲人人之生乃鬼之死也變化相嬗有無相傾在彼不羸在此不絀並育不害又何惑哉羅泌云神理所在居于忽恍汗漫之間網緼通行蓋有難測者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而世人少所見多所怪玩子思之書可無河漢其言矣

孟子論舜之大孝直曰五十而慕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爲天子父以天下養如是而已若中庸論舜之大孝則首舉德爲聖人以爲之根末舉大德受命

以爲之極中間尊富饗保之兼隆祿位名壽之必得尤爲廣大高明不可涯量至是而舜之孝上通七世之祖考下開百世之本支橫亘九圍直蟠三極立人倫而首出隻今古而無對矣豈獨瞽瞍一人備其尊養而已哉

家語廟制有虞七孔子曰天子七廟自有虞以至于周不變也祭記曰有虞氏祖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而以其祖配舜祖顓頊高陽氏高陽世系出自黃帝則禘黃帝而以顓頊配矣

又史云舜爲天子春杓夏禘秋嘗冬烝以報本反始然夏后氏郊鮪而舜以從受天下者堯不可忘也故宗堯而置瞽叟蘇子由曰瞽雖其親而無功于人不可以私享此天下之大義也第不知七廟之制如何耳史記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顓頊顓頊父曰昌意昌意黃帝之子也故虞祖顓頊而禘黃帝乃羅泌路史獨曰有虞氏姚姓其先國于虞瞽子五帝之中獨不出于黃帝不知何見而云然史記曰堯妻舜二女居于

媯汭因姓媯氏子商均禹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不臣夏后之時或失或續周武王克殷復求舜後得媯滿妃以大姬封之于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其後厲公之子完奔齊以陳爲田氏世爲卿至田和遂有齊國後爲秦所滅而陳先爲楚所滅久矣史紀舜之苗裔如此而路史又曰帝妃娥皇亡子女英生義均及季釐季釐封緡爲桀所克義均封商是爲商均又舜庶子七人皆釐降于齊人圭胡負遂廬蒲

衛甄潘饒番陸傳鄒息母有何轅直胡母餘姚上虞
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罕羗有庠象城
皆其裔也所紀舜之子孫多寡之不同如此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帝堯父帝嚳聖矣而以丹朱爲
子禹子啓賢矣而以鮌爲父湯父主癸賢矣而以太
丁爲子至帝舜父瞽瞍而子商均作述之際何能無
槩然也故夫子獨以無憂費文王然文王獨父王季
而子武王哉季之上有太王武之下有周公皆聖人
也一則先王季而開王業之始一則後武王而成王
業之終故下文言纘緒言成德互文見之非無意也
蓋三五而下父子祖孫之盛無踰于周而文王又獨
際其盛更爲希有矣

禹傳子十五世四百年至桀而夏亡湯傳子十八世
六百年至紂而商亡歷二代蓋千餘年矣史記后稷
至文王乃僅僅十五世何哉且稷契同時湯去文王
五百有餘歲契至湯四百年傳十四世稷至文王千
餘年而僅傳十五世年數縣絕不應世數之相等乃
爾也楊升菴曰嘗見呂梁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

中庸外傳
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啻不啻下傳十有七
世乃至王季太史公作周紀拘于國語十有五王之
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
亦迂哉其論躓矣先公組紺周本紀作太公叔穎史
記作公叔祖類鄭注一名諸盩蓋一人而四名傳聞
之異辭也

許敬菴述云禮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
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
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

卑臨尊也廣平游氏曰武王于太誓二篇稱文王爲
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
爲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
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禮大傳亦據武成
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于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
無追王文王之文遂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太誓
武成之書乎物原云周武王始制追王之禮晉文公
始制追封之禮愚謂如大傳所云武王既已追王三
王矣又何待周公乃成其德古書各紀所聞原未有

中庸外傳
定論也

追王者推文王之心祀以天子之禮者推太王王季之心鄭注言追王者以天子之禮改葬之恐未然也後面明言葬以士祭以大夫矣此又何事改乎後儒不明周禮制爲子爵不以加父之論且引漢高不加太公光武不加南頓君爲証何不以中庸質之如鄭注改葬之說卽不得言古公爲太王王季歷爲王季而文王之號已犯子爵加父之譏矣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天子七廟周公制禮

時自武王文王文王季太王而上更三世而廟制始備則組紕固在廟祀中者其自公非而上不窋而下祀典不知何如應是祫祭大饗時共祀之耳葬以藏死者之魄故宜用死者之爵祭以伸生者之養故宜用生者之祿期之喪自士庶人達乎大夫而止而天子諸侯不行謂伯叔昆弟之喪可伸以貴貴之義也若三年之喪爲父母之喪則自天子達乎庶人無貴賤通行之矣鄭注謂期之喪達乎大夫乃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大夫所降天

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三年之喪正義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適子并妻也妻亦云三年者以服期而再娶必三年之外以申子三年之服故亦云三年然則無子者又當何若此與章句違異并載其議以俟博攷

達孝之達雖從上達乎大夫達乎天子來實與達道達德之達同義所謂推之四海而皆準傳諸萬世而亡弊者也善繼志善述事正是孝之所以達處使牽制文義拘滯時勢但沿陟降不曉變通則狃于先人

志與事之中而不能權于先人志與事之外雖亦不失爲孝而不可謂之達矣達孝如前代以服事殷今乃會師伐紂前代未改侯服今乃大啓王封其他奠鼎卜年制禮作樂繼述之大未易殫論所制祭祀之禮特一端耳達孝豈盡于是哉然卽此祀禮明其義者治國已如示諸掌可見其意義之精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陰陽行乎鬼神非聖人不能作而武周達孝之本源亦于此可窺矣

夏商之禮杞宋無徵成周之典至爲明備每制一禮

則齊治均平全副精神具見于內如一射禮便具序
賢考德之義一狩禮便具訓農講武之義一鄉飲酒
禮便具尊德尚齒之義况郊社宗廟之禮尤爲鉅典
者邪故其意義尤極精詳如宗廟中序昭穆則類族
辨物之仁也辨貴賤則辨分定志之禮也辨賢則審
官論材之義也逮賤則推恩廣惠之等也序齒則貴
老教讓之訓也人人各當其職事事各有其宜貴賤
親疏翕然同德駿奔對越秩爾有儀蓋於穆清廟之
中而齊治均平之經畫規摹已畢備矣所以知其義
者于治國如示諸掌豈虛言哉今第謂幽明一理神
人一道神幽而難明難格知其義者于治爲易亦未
深究其指矣

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古者祭天必設地祇之位
而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海之神皆在此古人
合祀天地之說也易之豫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渙曰先王以享于帝鼎曰聖人亨以享上帝皆不及
地祇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而不及地祇武王克
商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而不及地祇周公卜

洛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釋之者曰郊祭天地故用二牛其社于新邑自是冢土之祭而非所謂方澤之祭蓋古者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于社故也詩生民篇郊祀詩也而曰上帝居歆昊天有成命小序云郊祀天地而蘇軾以爲終篇告天而不及地據易書詩未聞有所謂分祭地祇者獨圜丘方澤之說見于周禮之大司樂泰壇泰折之說見于禮記之祭法然考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

栗禮器祭天特牲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郊特牲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是卽周禮禮記所載亦未嘗泛及地祇其圜丘方澤泰壇泰折之說已見訾于先儒安知非禘出于漢儒之傳會也古者祭天之禮不一有郊有所穀有雩有明堂至于社則以祀土神故有大社有王社周禮論國之神左祖右社是列于國中初無方丘之設天覆無外地必畫疆故諸侯皆得立社以祭其所分之土初非謂社爲通祭地祇也鄭康成以社爲五土之神左氏云共工

中庸外傳
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自三代以來祀之
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
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
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卽地神若賈逵
馬融王肅之徒直以社祭句龍爲人鬼非地神矣后
土后卽厚也古字后厚通用章句言郊祀天社祭地
言上帝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蓋本康成之注近袁氏
疏意直說郊祀覆物之帝社祀載物之帝不知其何
所本矣

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
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路史
曰春杓夏禘王制所謂天子禘禘諸侯禘一牲一禘
是也五年一禘之說見于家語廟制篇曰所謂禘者
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注曰殷周禘嚳五年大祭而及
而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爲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
禘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想像而立爲此說然光武
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此語出于緯書緯書起于元成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矣禘祠烝嘗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夏祭曰禘或作禘以樂爲主爾雅曰新菜可灼也秋祭曰嘗嘗新穀也冬祭曰烝進品物也曰禘祠烝嘗者便于行文耳按此諸文則以禘爲五年之祭嘗爲四時之祭果真與古禮合乎哉

中庸外傳上終

程